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班馬異同卷二十四至二十七

詳校官侍讀臣陳萬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鎔

謄錄監生臣王朝傳

班馬異同卷三十四

宋　倪思　編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史記百一十一

衛青霍去病列傳二十五　漢書五十五

大將軍衛青者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也其父

鄭季為吏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

姊陽信長公主季與侯妾主家僮衛媼通生青青有同

母兄衛長子君及而姊衛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天子武帝故青冒姓為衛氏字仲卿長子更字長君母號為衛媪媪長女衛君孺次女少兒次女即則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皆冒衛氏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民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青嘗從入人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無笞駡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

得入宮幸上皇后堂邑大長公主女也無子妒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妒之乃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往篡取之以故得不死上聞迺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及同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君孺為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益貴顯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夫元光五六年拜青為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出雲

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為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蘢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為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為庶人賀亦無功唯青賜爵關內侯是後匈奴仍侵犯邊語在匈奴傳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為皇后其秋青為車騎將軍出鴈門復將三萬騎出鴈門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畧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郡青斬

首虜數千明年令車騎將軍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高闕遂畧河南地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百餘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取河南地為朔方郡以三千八百户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有功以千一百户封建為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青校尉張次公有功封為岸頭侯使建築朔方城天子上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籍兵數為邉害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

車彭彭城彼朔方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獲首
虜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産畢收為鹵已封為列侯遂西
定河南地按榆谿舊塞絶梓領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
斬輕鋭之卒捕伏聽者三千七一十一七級執訊獲醜
毆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八百户
其明年後匈奴比歲入殺代郡太守友入畧鴈門千餘
人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朔方所殺畧漢數千
人甚衆語在匈奴傳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騎

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
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為騎將軍代相李蔡
為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
頭侯張次公為將軍俱出右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賢
王當衛青等兵以為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
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遁逃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百
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追數百里不及弗
得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十

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天子上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八千七百戶而封青子伉為宜春侯青子不疑為陰安侯青子登為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繈褓中未有勤勞上幸列裂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

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上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傳校獲王以千五百戶封敖為合騎侯都尉韓說從大將軍出窳渾至匈奴右賢王庭為麾戲下搏戰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說為龍頟侯騎將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賀為南窌侯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以千六百戶封蔡為樂安侯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

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中郎將綰皆有功賜爵關內侯沮息如意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為中將軍太僕賀為左將軍翕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

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蘇建前將軍趙信幷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信故胡人降為翕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犇降單于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青大將軍青問其罪正閎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閎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

士盡皆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青曰青幸得以肺腑(腑附)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風)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入塞罷兵是歲也

霍去病始侯(史記是歲也連大將軍姊子漢書衛青傳止此下別起霍去病傳)

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

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及衛皇后尊少兒更為詹事陳
掌妻去病以皇后姊子年十八幸為天子侍中善騎射
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與子壯士為剽票姚校尉與
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
於是天子上曰剽票姚校尉去病斬首捕虜二千二十
八級及得相國當户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産生捕季
父羅姑比再冠軍以二千六五百户封去病為冠軍侯
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人三百

級以千一百户封賢為衆終利侯騎士孟已有功賜爵關内侯邑三百户是歲失兩將軍軍亡翕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青不益封右將軍蘇建至天子上不弗誅赦其罪贖為庶人大將軍青既還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説大將軍青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户三子皆為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大將軍青乃以五百金為王夫人親壽天子上聞之問大將軍

青大將軍青以實言對上乃拜寗乘為東海都尉校尉、
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導道軍知善
水草處軍得以無饑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為博望侯
冠軍侯去病既侯三歲元狩二三年春以冠軍侯去病
為驃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天子上曰驃票騎
將軍率戎士踰烏盭討遬濮涉狐奴歷五王國輜重人
衆攝慴讋者弗取冀幾獲單于子轉戰六日過焉支山
千有餘里合短兵鏖皐蘭下殺折蘭王斬盧胡侯王銳

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捷首虜八千餘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師率減什七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户其夏驃騎將軍去病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郎中令廣將四千騎先至博望侯騫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廣郎中令廣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騫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騫坐行留當斬贖為庶人而驃騎將軍

去病出北地已遂深入與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去病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天子上曰驃票騎將軍踰涉鈞者濟居延遂過遬小月氏攻祁連山揚武乎鱳得得單于單桓酋涂王及相國都尉以衆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謂能舍服知成而止矣捷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母單于閼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益封去病五千四百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者爵左庶長鷹擊司

馬破奴再從驃票騎將軍斬遬濮王捕稽且王右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户封破奴為從驃票侯校尉句王高不識從驃票騎將軍捕呼于屠者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以千一百户封不識為宜冠侯校尉僕多有功封為煇渠侯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驃票騎將軍會當斬贖為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去病驃騎去病所將常

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絶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留落不遇耦由此驃騎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秋後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數萬人以驃票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要道邊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上聞之於是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去病將兵往迎之驃

騎去病既渡度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王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去病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乗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度河降者數萬人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鉅萬封渾邪王萬户為漯陰侯封其裨王呼毒尼為下摩侯鷹庇雁疵為煇渠侯禽黎為河綦侯大當户銅離調雖為常樂侯於是天子上嘉驃騎去病之功曰驃票騎將軍去病率師攻

征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萌咸相犇於率以軍糧
接食幷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獟駻悍獲捷首虜八千餘
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咸畢
懐集服仍與興之勞爰及河塞庶幾無亡患幸既永綏
矣以千七百戶益封驃票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
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役居頃之乃迺分徙處降者於
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其明年
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畧漢千餘人其明年天子上與

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執必得所欲是歳元狩四年也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票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去病驃騎去病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虜言單于東乃迺更令驃騎去病出代郡令大將軍青出定襄郎中令李廣為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為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平陽侯襄為後將軍皆屬大將軍兵

即度幕人馬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既即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迺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直大將軍青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青令武剛車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從可萬騎會日且入而大風起砂沙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

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殺傷大當漢軍左
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将
軍青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會明行二百餘里
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寘顏山趙信城得
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大
将軍青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将軍廣右将軍食其軍別
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将軍引還過幕南乃得迺
相逢前将軍右将軍大将軍青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

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食其至下吏贖為庶人大
將軍青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衆失
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為單于單于後得其
衆右王乃洒去單于之號驃騎將軍去病亦將五萬騎
兵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
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
已多於大將軍青軍既皆還天子上曰驃票騎將軍去
病率師躬將所獲葷粥允之士約輕齎絕大幕涉獲單

于章渠以誅北車耆轉擊左大將軍斬雙獲旗鼓歷涉
離度難侯濟弓閭盧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
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
執鹵訊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三二取
食於敵逴卓行殊遠而粮不絕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
票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驃票騎將軍會與興
城不失期從至檮余山斬首捕虜二千七八百級以千
六百戶封博德為符邳離侯北地都尉邢衛山從驃票

騎將軍獲王以千二百戶封山爲義陽侯故歸義侯因淳王復陸支樓專剸王伊即靬皆從驃騎將軍有功以千三百戶封復陸支爲壯杜侯以千八百戶封伊即靬爲衆利侯從驃票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從驃票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漁陽太守解校尉敢皆獲得鼓旗賜爵爲關內侯解食邑三百戶敢二百戶校尉自爲爵大左庶長軍吏卒爲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青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唯河西太守常惠雲中太守遂

成受賞遂成秩諸侯相賜食邑二百戶黄金百斤惠爵關內侯兩軍之出塞塞閲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迺益置大司馬位及大將軍驃票騎將軍皆為大司馬定令令驃票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衰而驃騎去病日益貴舉大將軍青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去病輒得官爵唯獨任安不肯去驃騎將軍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任往天子上嘗欲教之孫吳孫兵法對曰顧方畧

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上為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不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上為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粱肉而士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去病尚穿域蹋蹴鞠也事多此類大將軍青為人仁善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於天下未有稱也驃騎將軍去病自四年軍後三年歲元狩六年而卒薨天子上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

陵為冢像象祁連山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子嬗嗣代侯嬗少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居六歲元封元年嬗為奉車都尉從封泰山而薨卒謚哀侯無子絕國除自驃騎將軍去病死後大將軍青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及發干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除絕其後四年元封五年大將軍青卒薨謚為曰烈侯子伉嗣代為長平侯六年坐法免自大將軍青圍單于之後十四年

歲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又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初青既尊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主笑曰此出吾家常騎從我奈何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於是長公主風白皇后皇后言之上迺詔青大將軍以其得尚平陽公主與主合葬起冢象廬山云故長平侯伉代侯六歲坐法失侯左右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最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

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一六千八三百户封三子為侯侯千三百户并之二萬五千七二百户其校尉裨将及校尉以從大将軍侯者九人其裨将及校尉已為特将者十四五人為裨将者曰李廣張騫公孫賀李蔡曹襄韓説蘇建皆自有傳無傳者曰

将軍公孫賀賀義渠人其先胡種賀父渾邪景帝時為平曲侯坐法失侯賀武帝為太子時舍人武帝立八歲

以太僕爲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以輕車將軍出雲中後五歲以騎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南窌侯後一歲以左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無功後四歲以坐酎金失侯後八歲以浮沮將軍出五原二千餘里無功後八歲以太僕爲丞相封葛繹侯賀七爲將軍出擊匈奴無大功而再侯爲丞相坐子敬聲與陽石公主姦爲巫蠱族滅無後漢書別傳

將軍李息郁郅人也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爲材官將

軍軍馬邑後六歳為將軍出代後三歳為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三為將軍其後常為大行

將軍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武景帝至武帝立十二歳為驃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為庶人後五歳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合騎侯後一歳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歳以將軍出北地後驃騎失期當斬贖為庶人後二歳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歳以因杅將軍築受降城七歳復以因杅將軍再出擊

匈奴至余吾亡士卒多下吏當斬許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發覺復繫坐妻為巫蠱族凡四為將軍出擊匈奴一侯

將軍李沮雲中人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以左内史為彊弩將軍後一歲復為彊弩將軍

將軍李蔡成紀人也事孝文帝景帝武帝以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為樂安侯已為丞相坐法死漢書別傳

將軍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衛大將軍青有功封為

岸頭侯其後太后崩為將軍軍北軍後一歲為將軍復從大將軍凡再為將軍後坐法失侯次公父隆輕車武射也以善射景帝幸近之也

將軍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為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四歲為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侯失軍當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郡太守卒冢在大猶鄉漢書別傳

將軍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為翕侯武帝立十七歲八年

為前將軍與單于匈奴戰敗降匈奴

將軍張騫以使通大夏還為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博望侯後三歲為將軍出右北平失期當斬贖為庶人其後使通烏孫為大行而卒冢在漢中漢書別傳

將軍趙食其祋祤人也武帝立二十二歲八年以主爵都尉從大將軍斬首六百六十級元狩三年賜爵關內侯黄金百斤明年為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為庶人

將軍曹襄以平陽侯為後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襄曹參孫也漢書別傳

將軍韓說弓高侯庶孫也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為龍頟侯坐酎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詔為橫海將軍擊東越有功為按道侯以太初三年為游擊將軍屯於五原外列城為光祿勳掘蠱太子宮衛太子殺之漢書別傳

將軍郭昌雲中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中太夫為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

将軍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侍中用為挍尉數從大將軍以元封三年為左將軍擊朝鮮無功以坐捕樓船將軍坐法死誅

最驃票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斬捕首虜首十一萬餘級及渾邪王以衆降數萬遂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五七千一七百戶其挍尉吏有功為侯者凡六人而後為將軍者二人

將軍路博德西河平州人以右北平太守從驃票騎將
軍有功封為符邳離侯驃票騎死後博德以衛尉為伏
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為彊弩都尉屯
居延卒
將軍趙破奴故九太原人嘗亡入匈奴已而歸漢為驃
票騎將軍司馬出北地時有功封為從驃票侯坐酎金
失侯後一歲為匈河將軍攻胡至匈河水無功後二
歲擊虜樓蘭王後復封為浞野侯後六歲以為浚稽將

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生為虜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歳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後坐巫蠱族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枝支屬五人為五侯凡二十四歳而五侯盡皆奪國衛氏無為侯者征和中戾太子敗衛氏遂滅而霍去病弟光貴盛自有傳

太史公贊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說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毋無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

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青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待士大夫招賢絀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票騎亦放方此意其為將如此

欽定四庫全書

班馬異同卷二十五

宋 倪思 編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史記一百一十二

公孫弘傳第二十八　漢書五十八

主父徐嚴列傳第三十四　漢書六十四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字季少時為薛獄吏有辠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養

後母孝謹建元元年天子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為不能弘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有詔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公孫弘弘讓謝國人曰臣前已嘗西應命以用不能罷歸願更推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上策詔諸儒制曰葢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中生山不童澤不

涸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
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
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脩
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
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
旱厥咎何由仁義禮智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
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
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朕將親覽

馬廱有所隱弘對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逡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

者治民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則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

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屮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

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鴻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弘愚戇不足以奉大對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狀容貌

甚麗拜為博士侍詔金馬門弘復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名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斃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斃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朞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書奏天子以冊書答曰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弘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

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服習之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朞年而變臣弘尚竊遲之上異其言是時方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詔使弘視之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弘為人恢奇多聞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弘為布被食不重肉後母死服喪三年每朝會議

開陳其端令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天子上察其行敦慎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一二歲中至左內史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辯之嘗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閒汲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上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背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為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背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

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弘為人談笑多聞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養後母孝謹後母卒服喪三年為內史數年元朔三年張歐免以弘為遷御史大夫是時通西南夷又東置滄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為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天子上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迺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滄蒼海而專奉朔方上迺許之汲黯

曰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以覇亦上僣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此亦下比於民今臣弘位為御史大夫而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上以為有謙讓愈益厚賢之元朔中卒以弘代薛

澤為丞相先是漢常以列侯為丞相唯弘無爵上於是下詔曰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宣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鄉戶六百五十封丞相弘為平津侯其後以為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時上方興功業婁舉賢良弘自見為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連下弘身食一肉弘為人然其性意忌外寬

內深諸嘗常與弘有郤隙者無近遠雖詳陽與善後竟陰報其禍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皆弘之力也衣食弘奉禄皆以給之家無所餘接上然其性意忌士亦以此賢之後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為無功而封侯居位至丞宰相位宜佐明主鎮填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叛逆之計此皆宰相大臣奉職不稱也恐竊病死無以塞責乃上書曰臣聞天下

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
朋友之序交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仁智知仁勇此三
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好問
近乎智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則知所
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
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百世不易之道也今陛下躬行
大孝弟鑒監三王建周道兼文武招徠四方之士任厲
賢予祿序位量能授官將以厲百姓勸賢材也今臣弘

罷駑之質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素加有負薪之病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印乞骸骨避賢者路天子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尚文遭遇右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幾獲承至尊位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葢君子善善及後世惡惡君宜知之君若謹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病何恙不已乃上書歸侯乞骸

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閒君其存精神止念省思慮一精神輔助以醫藥以自持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病有瘳視事元狩二年弘病凡為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竟以丞相終位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為丞相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虛而已至賀屈氂時壞以為馬廐車庫奴婢室矣唯慶以惇謹復終相位其餘盡伏誅云弘子度嗣為平津侯度為山陽太守十餘歲詔徵鉅野令史成詣公車度留不

遣坐法失侯論為城旦元始中修功臣後下詔曰漢興以來股肱在位身行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公孫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為布被脫粟之飯奉祿以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度而率下篤俗者也與内富厚而外為詭服以釣虚譽者殊科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世厲俗聖王之制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見為適者爵闗内侯食邑三百户

主父偃者齊國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横之術晚乃迺學

易春秋百家之言游齊諸生子閒莫能厚遇也齊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貣無所得迺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為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為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乃迺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召省資用乏留久諸公侯賔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

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𢥞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

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也遇得其民不可役調而守也勝必殺棄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甘心匈奴非長策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辟卻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鹹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飛芻輓粟起於東黄腄琅琊邪負

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饟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叛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廼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忘亡干戈之事故兵

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毆所以為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自虞夏殷周固弗不程督禽獸畜之不屬比為人夫不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脩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憂恐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

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而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孰計之少加意而熟慮加察焉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史文連下漢書接嚴安傳內書奏上召見至末別起

徐樂傳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

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是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内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

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竟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難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旋還踵而身為禽矣吳楚齊趙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為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之所留意而

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飛鳥弘游燕之囿淫縱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絶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朱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

何必湯武夏予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聖質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禹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負背扆依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為威而不成何奚征而不服乎哉史文連下漢書徐傳止此下別起嚴安傳

嚴安者臨菑人也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脩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矣末不可徒得故縉紳者不憚為詐帶劒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怪

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偽偽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燿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年故五伯更起五伯者

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内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彊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彊國務攻弱國備（脩）守合從連横（衡）馳車擊轂介胄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主一海内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鍾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嚮（鄉）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斂省繇

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智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内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循循其故俗為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信正者退法嚴政峻令苛諂謟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軼逸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彊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蜚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乏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

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也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于乎霸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

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欲招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濊濊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拏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砥摩劒橋矯箭累控弦轉輸運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共憂也

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旁帶脅諸侯非公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觀覽秦之所以滅者刑嚴法文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逢萬世之變則不可稱勝諱也

漢書嚴安傳止此

書奏天子天子上

下文入主父傳

後以安為騎馬令

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於是上乃

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皆為郎中偃數見上疏言事詔拜偃遷為謁者中郎遷樂為中大夫一歲中四遷偃偃說上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

國不削而必稍自銷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并兼并之家亂衆之民皆可徙茂陵内實京師外銷奸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其計之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太横矣主父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阸阨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則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逆施之偃盛言朔方

班馬異同

地肥饒外阻河蒙恬築城之以逐匈奴内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説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常發三十萬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棄之主父偃盛言其便朱買臣難詘弘上竟用主父計遂置立朔方郡本偃計也元朔二年中主父偃言齊王内有淫佚失之行僻上拜主父偃為齊相至齊遍召昆弟賔客散五百金予之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賔客不我内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

絶矣毋復入偃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姦事動王王以為終不得脫罪恐效燕王論死乃自殺有司以聞主父偃始為布衣時嘗遊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為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為偃居中不敢發及其為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言主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以自殺上聞上大怒以為主父偃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主父偃服受諸侯之金實不刼齊王令自殺上欲勿誅是時公孫弘為御史大

夫乃言爭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為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非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偃主父偃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視收者唯獨洨孔車收葬之焉天子上後聞之以為孔車為長者也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脩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上方鄉文學招俊乂以廣儒墨弘為舉首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

班馬異同卷二十五

班馬異同卷二十六

宋 倪思 編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史記一百一十七

司馬相如傳上第二十七 漢書五十七

司馬相如者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劒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也更名相如以貲訾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

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吴莊嚴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侯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卒𠡠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困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

客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請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臨邛令不敢嘗食身自往迎相如相如為不得已而彊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臨邛時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

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令侍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
勤文君夜亡奔相如乃與馳歸成都家居徒四壁立卓
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一錢不分一錢也人
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長卿
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貣猶足以為生何至自苦如
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乃
令文君當鑪盧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庸保庸雜作滌
器於市中卓王孫聞而耻之為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

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既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予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覾也請為天子游獵

之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無是公者無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空虛藉此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田田罷子虛過詫姹烏有先生而無亡是公在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

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於于海濵列卒滿澤罘罔彌山揜兎蔙轔鹿射麋脚格麟鷩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游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何孰與寡人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游游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烏足以言其外澤者乎齊王曰雖然畧以子之所聞

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爾)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茀鬱隆崇嵂(律)崒岑巖(崟)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陁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坿錫碧金銀衆色炫燿照爛龍鱗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瑉琨珸(珉昆吾)瑊玏玄厲瑌(瓀)石武夫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射干穹窮昌蒲江離蘪(蘼)蕪諸蔗(柘)猼(巴)且其南則有平原

廣澤登降陁靡案衍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則生葴蔪析苞荔薛薜莎青薠其埤溼則生藏莨蒹葭東蘠雕胡蓮藕菰瓜觚蘆盧菴閭奄閭軒芋于衆物居之不可勝圖其西則有湧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蔆夫容蔆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瑇毒瑁鼈黿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楩枏豫章桂椒木蘭蘗檗離朱楊樝樆梬栗橘柚芬芳其上則有赤猿蠷蝚鵷雛孔鸞騰遠射干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蟃蜒貙豻兕象野

犀窮奇獌狿於是乎乃使專(剸)諸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馴駁(駮)之駟乘雕玉之輿靡魚須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左烏嗥(號)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驂乘纖(孅)阿為御案節未舒即陵狡獸轔(蹵)邛邛蹵(轔)距虛軼野馬而轊騊駼乘遺風而射游騏儵(倏)胂(眒)淒(倩)浰雷動熛(猋)至星流霆(電)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眥洞胸達腋(掖)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揜草(屮)蔽地於是楚王乃弭節裴回(徘徊)翱翔容與覽乎陰林觀壯士

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徼谻受詘殫睹衆物之變態於是鄭女曼姬被阿錫揄紵縞雜纖羅垂霧縠襞積褰縐紆徐委曲鬱橈谿谷衯衯裶裶揚袘卹戌削蜚纖襳垂髾扶輿猗靡噏呷萃蔡下摩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威葳蕤繆繞玉綏縹乎眇眇忽忽若神仙之彷彿髣髴於是乃羣相與獠於蕙圃媻珊勃窣上金隄揜翡翠射鵕鸃微矰出纖孅繳施弋白鵠連駕鵝雙鶬下玄鶴加怠而後發游於清池浮文鷁揚桂旌抴枻張翠帷建羽

葢罔瑇瑁釣紫貝摐金鼓吹鳴籟榜人歌聲流喝水蟲駭波鴻沸涌泉起奔揚會礧石相擊硠硠礚礚若靁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起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纚乎淫淫班般乎裔裔於是楚王乃登陽雲之臺泊乎無為澹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不若大王終日馳騁而曾不下輿脟割輪淬焠自以為娛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王默然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況齊國王悉發境

内之士而備車騎之衆以與使者出田乃欲戮力致獲
以娛左右也何名為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
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
推雲夢以為高驕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為足下不取
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
也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章君之惡而傷私義二
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
東有陼巨鉅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勃澥

游孟諸邪與肅慎為鄰右以湯谷為界秋田乎青丘彷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胷中曾不蔕芥若乃俶儻瑰偉_音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萃_音充仞其中者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契_音不能計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辭而不能復何為無用_以應哉無_亡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則失矣_而齊亦未為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為財幣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為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列

為東藩而外私肅慎損國踰隃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而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於游獵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卑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焉烏足道邪乎君未睹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霸滻產出入涇渭酆鄗鎬潦潏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兮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東西南北

馳鶩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洲淤之浦徑乎桂林之中過乎泱莽之野埜汨乎渾混流順阿而下赴隘陿之口觸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洶湧滂濞彭湃滭浡弗滵宓汨湢測偪側泌瀄橫流逆折轉騰潎洌澎滂濞沆灉溉穹隆雲撓蜿灗宛潬膠戾盭踰波趨浥莅莅涖涖下瀨批巖衝壅擁犇揚滯沛臨坻注壑瀺灂霣墜隊湛湛沈沈隱隱砰磅訇礚潏潏淈淈湁潗鼎沸馳波跳沫汨急漂疾悠遠長懷寂漻無聲肆乎永歸然後灝溔潢漾

安翔徐佪翯乎滈滈東注大湖衍溢陂池於是乎蛟龍赤螭䱭䲛螹漸離鰅鰫鰬魠禺禺鱋魶魼鰨揵鰭擢掉尾振振鱗奮翼潛處于乎深巖魚鱉讙聲萬物衆夥明月珠子玓瓅的皪江靡蜀石黃碝水玉磊砢磷磷爛爛采色澔旰汗叢積乎其中鴻鵠鷫鳿鷫鵠鴇鴐鵝鸀屬鳿玉鵁交鶄精鹮旋目煩鶩鷛庸鸈渠鷼箴鴜疵鵁鸕盧羣浮乎其上汎淫泛氾濫隨風澹淡與波搖蕩掩奄薄草水渚陼唼喋菁藻咀嚼菱藕於是乎崇山矗矗巃

樅崔巍嵳峩深林鉅木嶄巖嵾參嵳差九嵕巀嶭南山峩峩巖陁甗錡摧崣崛崎振谿溪通谷蹇産溝瀆谽呀豁閜𨸏阜陵別島隖崴磈㟪瘣丘墟崫礨礨隱轔鬱壘壘登降施靡陂池貏豸沇允溶淫鬻散渙夷陸亭皋千里靡不被築揜以綠蕙被以江離糅以蘪蘼蕪雜以流畱夷尃布結縷攢戾莎揭車衡蘭槀本射干茈薑蘘荷葴持若蓀鮮枝支黃礫蔣芧青薠布濩閎澤延曼太原麗離靡廣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郁郁斐斐菲菲衆

香發越肸蠁布寫晻曖(薆)苾(咇)勃(茀)於是乎周覽泛(氾)
觀瞋盼(縝紛)軋沕(芴)芒芒怳忽視之無端察之無崖(涯)
日出東沼入於(虖)西陂其南則隆冬生長踊水躍波其
獸則㺎(庸)旄貘犛沈牛麈麋赤首圜題窮奇象犀其北
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其)獸則麒麟角䚢(端)騊駼
橐駝蛩蛩驒騱駃騠驢騾(驘)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
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閣華榱璧璫輦道纚屬步櫩周流
長途中宿夷嵏築堂累(絫)臺增成巖窔(突)洞房俛(頫)杳

眇而無見仰攀艸橑而捫天奔星更於閨闥闥宛虹拖於楯軒青虯龍蚴蟉於東箱象輿婉蟬僤於西清靈圄燕於閒觀館偓佺之倫暴於南榮醴泉湧於清室通川過乎於中庭槃磐石裖崖嶔巖倚傾嵯峩磼礏𡾰嶫刻削崢嶸玫瑰碧琳珊瑚珊瑚叢生瑉玉旁唐璸玢斒豳文鱗璘赤瑕駁犖雜臿其間垂綏鼂采琬琰和氏出焉於是乎盧橘夏孰黃甘橙楱枇杷橪柿楟亭榛厚朴梬棗楊梅櫻桃蒲陶隱夫鬱薁棣榙荅𣘻遝荔離枝支羅

乎後宮列乎北園貤貤丘陵下平原揚翠葉扤紫莖發
紅華秀垂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沙棠櫟櫧華氾楓
檘枰櫨留落胥餘邪仁頻并閭欃檀木蘭豫章女貞長
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葉葰茂林攢立叢倚連卷累
欐佹崔錯癹骫阬衡閜砢垂條扶於疏落英幡纚紛溶
蕭萷蔘旖旎猗柅從風瀏莅芔吸歙蓋象金石之聲管
籥之音柴池茈虒旋環還乎後宮雜遝襲累輯被山緣
谷循阪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於是乎玄猿素雌蜼

蠼飛鸓蠝蛭蜩蠗獲蝚猱螹獑胡縠蛫棲息乎其閒長
嘯哀鳴翩幡互經夭蟜枝格偃蹇杪顛於是乎隃絕梁
騰殊榛捷垂條踔稀希閒牢落陸離爛曼漫遠遷若此
輩者數千百千處嬉娭游往來宮宿館客舍庖廚不徙
後宮不移百官備具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
象六王虯拖蜺旌靡雲旗前皮軒後道游孫叔奉轡衛
公驂乘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鼓嚴簿縱獠獵者江
河為阹泰山為櫓車騎靁起隱殷天動地先後陸離離

散別追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羆足野埜羊蒙鶡蘇袴絝白虎被豳班文跨野埜馬陵三嵕之危下磧歷之坻徑俓陖峻赴險越壑厲水推椎蜚廉弄解豸廌格瑕蝦蛤鋋猛氏罥絹騕要褭射封豕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於是乎乘輿彌弭節裴回徘徊翺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然後浸潭侵淫促節儵夐遠去流離輕禽蹵履狡獸轊軎白鹿捷狡兎菟軼赤電遺光耀追怪物出

宇宙彎繁蕃弱蒻白羽射游梟櫟蜚虡遽擇肉而後發先中而命處弦矢分藝殪仆然後揚節而上浮陵驚風歷駭飈猋乘虛無亡與神俱轔藺玄鶴亂昆雞遒孔鸞促鵕鸃拂鷖鳥捎鳳皇捷鴛鶵掩揜焦明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招消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紘率乎直指闇揜乎反鄉蹷石闕闕歷封巒過鳷雉鵲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西馳宣曲濯鷁牛首登龍臺掩細柳觀士大夫之勤畧鈞獠獵者之所得獲觀徒車之所轔閵轢乘騎之所

蹂若人民之所蹈躤(藉)與其窮極倦谻驚憚讋(讋)伏不被創刃而死者佗佗(它它)籍籍塡坑滿谷掩(掩)平彌澤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昊(顥)天之臺張樂乎轇輵之宇(寓)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鉅(虡)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倡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川谷為之蕩波巴榆宋蔡淮南于(干)遮文成顛歌族舉(居)遞奏金鼓迭起鏗鎗(鎗)鐺鼛(闛鞈)洞心駭耳荆吳鄭衛之聲韶濩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鄢

郢續紛激楚結風俳優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娛耳目而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靡曼美色於後若夫青琴宓(虙)妃之徒絕殊離俗妖冶嫺(閑)都靚莊刻飾便嬛綽辮約柔橈嬛嬛(嫚嫚)娬(嫵)媚姌(孅)嫋(弱)抴(曳)獨繭之褕袘(袣)眇閻易以戌(恤)削媥姺徶循(便姍)嫳屑與世殊服芬香(芳)漚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宜笑的皪長眉連娟微睇緜藐色授魂與(予)心愉於側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泰(大)奢侈朕以覽聽餘

閒無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以於此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反返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以墾辟悉為農郊以贍萌氓隸隤牆填壍塹使山澤之民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虛宮觀館而勿仞發倉廩以賑救貧窮民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更革正朔與天下為始於是歷吉日以齊戒襲朝衣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游乎六藝之囿馳騖乎仁義之塗覽觀春

秋之林射貍首兼騶虞弋玄鶴建(舞)干戚載(戴)雲罕揜羣雅悲伐檀樂樂胥脩容乎禮園翺翔于(乎)書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廟恣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於斯之時天下大說嚮(鄉)風而聽隨流而化喟(芔)然興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乎(於)三皇功羨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暴露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抏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眾庶忘國家之政而貪雉兔(菟)之獲

則仁者不由[?]縣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之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聞受命矣賦奏天子以為郎無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有甚衆侈靡多過其實且非義理所尚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止

班馬異同卷二十六